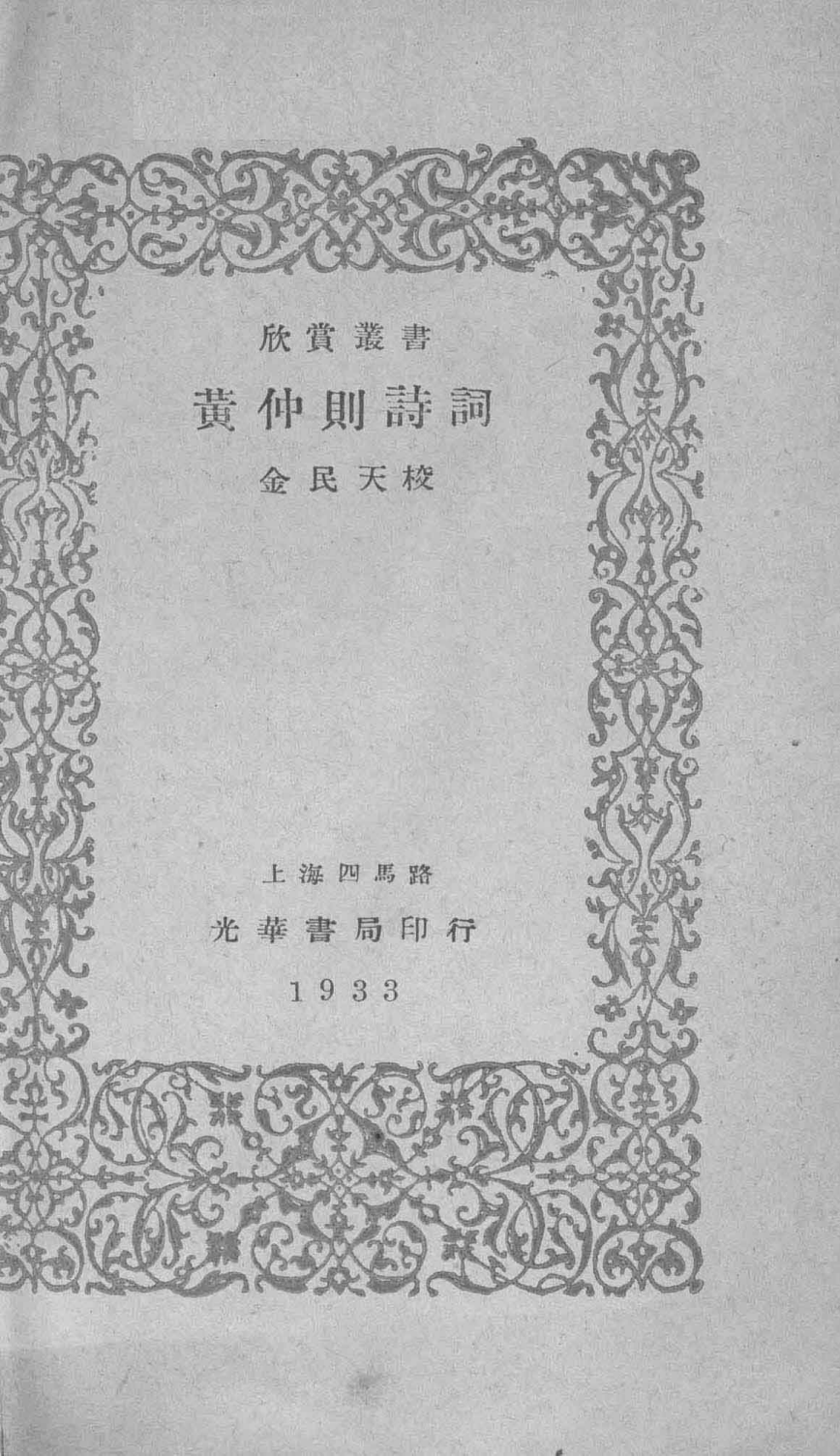


黃仲則詩選



欣賞叢書

黃仲則詩詞

金民天校

上海四馬路

光華書局印行

1933

一九三二年八月初版

一九三三年五月再版

1501——3000册



每册實價大洋六角

外埠加郵費二分半

本書內容

關於黃仲則

黃仲則生平及其作品

黃仲則詩詞細目

黃仲則詩詞

本書承達夫先生作
文介紹。冀君，叔纖
和昌諸友，幫助我的
抄錄。編者敬在這裏
向他們表示相當的感
謝！

關於黃仲則

郁 達 夫

黃仲則生在西歷一七四九年的乾隆十四年己巳正月，死在一七八三年的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四月，計年則三十四歲有餘三十五歲不足，照中國算法是三十五歲。在這短短的三十四年中間，他走盡了幾萬里路——九州歷其八，五岳登其一，望其三，——做了二千多首詩，二百多首詞，無數的駢文散文。又生了一子二女，負了一

身債，大約總流還了許多眼淚和結交了許多朋友。

我的認識黃仲則，是在年紀很輕的時候。記得在進杭州中學的那年，於禮拜日放假之餘，常愛上梅花碑和豐樂橋直街的舊書舖去閒逛。僅僅還只有十三四歲的一個初從鄉下進城的毛學生，在書舖主人的眼裏，當然是不值半分錢的；所以在問書價之先，書舖的店員總要先問我，“你買得起麼？”有一次因為氣不過，就忍痛出了塊把來錢，買了一部黃紙印成的兩當軒集。當時買了回去，翻翻讀讀，實在也莫名其妙，只覺得有些淒豔的近體詩，讀起來倒還順口。此外又因同班中有一位年紀要比我大得多的紹興同學，用了紹興式的杭州話老在開口袁子才，閉口袁隨園，我對他著實有點反感，故而每於他走近

我的桌子的時候，就故意翻開這莫名其妙的兩當軒集來想給他一個下馬威，硬裝作是十分愛讀的樣子，實際上在內心裏，我却只在怨那書舖的人的無禮，和那一塊來錢的化得可惜。後來轉轉遷移，那一部集子也不知道丟到什麼地方去了，直到十餘年後我到安慶去教書的那年，（大約是一九二一——二二年中間），閑來無事，想多讀一點線裝的舊書，纔又買了一部兩當軒全集，從頭至尾地細讀了兩遍。

兩當軒集裏，好句原是處處都有。可是間有些可以有可以沒有的平時因一點兒感興就做成，或因不得已的應酬而奉獻的詩之類，覺得真可以刪掉。

把那全集細讀了兩遍之後，覺得感興得我最深的，於許多啼飢號寒的詩句之外，還是他的

那種落落寡合的態度，和他那一生潦倒後的短命的死。

四歲就成了孤兒的他，家境本是很困難，考鄉試又考不上，東跑西走，以『母老家貧子幼』之身，又加上了『狂傲少諧』『上視不顧』之習，終至於爲養親糊口之故，想謀一縣丞而未得，却早爲債家所迫，抱痛而逾太行，正當三十幾歲的壯年，不得不客死在黃河東岸，山西的運城。洪稚存的替他去搬喪時所發的一封信，實在寫得悲切得很。

洪稚存與軍侍郎牋

自渡風陵，易車而騎，朝發蒲坂，夕宿鹽池。
陰雲蔽虧，時而凌厲。自河以東，與關內稍異，土逼若街，塗危入棧，原林黯慘，疑披谷口之霧，衢歌哀怨，恍聆山陽之笛。日在西

隅，始展黃君仲側殯於運城西寺，見其遺棺七尺，枕書滿篋。撫其吟案，則阿嬰之遺牋尙存，披其總帷，則城東之小史旣去，蓋相如病肺，經月而難痊，昌谷嘔心，臨終而始悔者也。猶復丹鉛狼藉，几案紛披，手不能書，畫之以指，此則杜鵑欲化，猶振哀音，鷺鳥將亡，冀留勁羽，遺棄一世之務，留連身後之名者焉。伏念明公，生則爲營薄宦，死則爲恤哀親，復發德音，欲梓遺集。一士之身，玉成終始，聞之者動容，受之者淪髓。冀其遊岱之魂，感恩而西顧，返洛之旄，銜酸而車指。又况襲生竟夭，尙有故人，元伯雖亡，不無死友，他日傳公風儀，勉其遺孤，風茲來禩，亦盛事也，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。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，惟持論不

同，嘗戲謂亮吉曰：予不幸早死，集經君訂定，必乖予之指趣矣，省其遺言，爲之墮淚。今不敢輒加朱墨，皆封送閣下，暨與述庵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。卽其所就，已有足傳，方乎古人，無愧作者。惟稿草皆其手寫，別無副本，梓後尙望付其遺孤，以爲手澤耳。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，馬上率啓，不宣。

我讀了這一封洪稚存自陝西趕到山西，爲他去搬喪回籍的時候寫的信，并他做的一篇黃仲則行狀之後，心裏頭真感到了異樣的辛酸，所以在那時候，曾以黃仲則爲主人公，而寫過一篇『采石磯』的小說。翻開這小說的刊行日子來看看，是一九二二年的十一月，計算起來，去現在，已經將滿十年了。在這十年之內，黃仲則的詩詞，似乎曾博得了不少的青年作家的同情。據

我所知道的，他的評傳，已有一種單行本印行了。此外關於他的詩詞研究和評論，散見在各種新聞雜誌之上，而不曾印出書來的，還不知有多少。

黃仲則的詩詞的風行，原是應該的，因為他實在是像唐朝李長吉一樣一位人物，生下來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詩人。他自己原是肺病患者，猜想起來，他的父親，他的兒子，大約總都是帶有結核菌在體內，形狀總都是長身玉立的，因為在他上下的兩代，享年也各和他一樣，正當壯歲而夭折了。甚而至於他的夫人趙氏，我疑心她也是因病肺而致命的。因為她的逝世，在一七八六年的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二月，去他自己之死，為期不過兩整年零一點。——仲則夫人之死，見陽湖左仲甫中丞『念宛齋尺牘』與張藥房編修書中，

『仲則夫人，又於二月病歿，白髮孤孫，益復淒苦，詩稿尚須校訂，且梨棗之資，亦煩籌度，正是一件未了心事』云云，按此書係丙午三月初六日發，在乾隆五十一年——所以仲則夫人，我疑心她總也是患的肺病。

他的全集的重刊者，是他的孫子志述。後遭洪楊一劫，版又毀失，亂後經志述的夫人吳氏的一番苦心，復得重行於世。我所見到，及當中學時代所買到的，當然是這一種版本。書的首尾附錄在那裏的許多序跋傳贊以及年譜評論之類，收集得也很多很周到了，所以關於他的詩詞評贊，和一生事蹟，我不想多說。不過在許多評論中間，我覺得張維屏的評語，最爲適當，特在這裏提起一句，用以表示我對於黃仲則詩詞的意見。

兩當軒集，在黃仲則死後不久，當乾嘉慶易代之際，曾經風行過一時。看了當時諸大家的評語，和兩當軒詩詞的刻本種類之多，就可以知道。這所以風行的理由，也很簡單，第一，因為他的早死，他的潦倒，和他的身後蕭條；第二，他的詩格，在社會繁榮的乾隆一代之中，實在是特殊得很的。我們但須看看他的許多同時代的人的集子，就能夠明白。他們的才能非不大，學非不博，然而和平敦厚，個個總免不了十足的頭巾氣味。要想在乾嘉兩代的詩人之中，求一些語語沈痛，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詩人氣質的詩，自然非黃仲則莫屬了。其後龔定庵以瑰寄突兀的格律，幻妙奔騰的句詩，唱出新調，道咸以來，詩風又爲之一變，而黃仲則的兩當軒集，流行也稍稍減了。但到了光緒的季世，西崑排比之詩興，而

二三自命爲風流的人物，又多喜作淫靡猥褻之語，於是一般有識的讀者，遂又崇拜起黃仲則的詩來，最近十年，兩當軒集居然也成了一種復興的樣子。現在金君的想法選印黃仲則的詩詞，我想他的意義，總也在這裏。

一九三二年六月在上海

黃仲則生平及其作品

金 民 天

——生 平——

誰也不相信具有卓然天才的詩人黃仲則，他的一生是這樣顛沛流離，貧病交迫的。

“薄命詩人”祇有黃仲則是名符其實的，因為他的身世是這樣悲苦，他的命運又是這樣的阻塞。他的天才更是這樣的獨厚。他的歌詠是少少的真率和偉大，毫不像一批假詩人，笨詩人，

一般的強顏歡笑，有意做作那般的無病的呻吟。

當我們要知道他的生平的時候，我們先來注意一下他的性格。在他好友洪亮吉替他做的行狀中，有下列的幾句

“……仲則美風儀，立儔人中，望之若鶴。羣交者爭趨就君，君或上視而不顧，於是見者以爲偉器，或以爲狂生，弗測也。……”

在這淡淡的幾句中，已經構畫出一個瀟灑，美貌，性情孤傲的黃仲則的整個的寫照來。在一般庸人眼中目爲狂人的黃仲則，我們可以意想他是具稟着可敬仰的詩人底特性的。

黃詩人名景仁，字仲則，一字漢鏞，小名叫高生。據說是宋人黃庭堅的後裔。常州武進縣人。他于乾隆十四年（一七四九）生於高淳，父親名之淡，祖父名大樂，是該時高淳縣的學訓